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 凡尔纳 著 陈筱卿 译

外国文学经典·名家名译(全译本)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法] 凡尔纳 著 陈筱卿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 (法) 凡尔纳著; 陈筱卿译.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605-7360-1

I. ①格… II. ①凡… ②陈…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1253 号

书 名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责任编辑 叶晓凡 荣 西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 82668357 82667874 (发行中心)

(029) 82668315 (总编办)

传 真 (029) 82668280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张** 30.5 **字数** 435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7360-1 / I · 168

定 价 4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译者序

儒勒·凡尔纳(1828—1905)是法国19世纪的一位为青少年写作探险小说的著名科幻作家，他作为科幻小说题材的创始人获得了世界各国读者的青睐和赞誉。

19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人们对科学幻想非常着迷，这与这一时期的物理、化学、生物学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作家儒勒·凡尔纳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写出了大量的科幻题材的传世之作。他出生在法国西南部城市南特的一个律师家庭，从小便表现出了强烈的探索欲望和丰富的想象力。他二十岁时，北上巴黎求学，在当时巴黎那种科学精神的熏陶之下，博览群书，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为他日后的科幻小说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科学知识基础。1863年，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一经出版，便立即引起轰动，广受读者的好评，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当红作家。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一心从事科幻小说的创作。其作品卷帙浩繁，多达六七十部，收入一套名为“在已知和未知世界中奇妙的漫游”的丛书。由于他的科幻小说的畅销，他成了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科幻小说家。

儒勒·凡尔纳在其作品中，描写了志趣高尚的人，他们全身心投身于科学的研究中，从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从不考虑自己的物质利益。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是些天才的发明家、能干的工程师和勇敢的航海家。他通过书中的主人公，希望体现出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体现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与资产阶级的投机钻营、贪赃枉法之人的不同之处。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是他著名的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中的第一部，写于1867年。小说描

写的是游轮“邓肯号”正在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的海峡上进行其处女航。船主格里那凡爵士突然发现船尾有一条鲨鱼尾随其后。水手们捕杀了鲨鱼后，发现鲨鱼腹中有一个密封瓶，瓶中装有三封残破不全的求救信，分别用英文、法文、德文书写。信系英格兰探险家格兰特船长所写。格兰特船长的一双儿女获悉此事后，当即赶往船主格里那凡府上。由于英国政府拒绝派船前往营救，船主格里那凡爵士和海伦夫人便决定带着格兰特船长的一双儿女，乘坐“邓肯号”去寻找格兰特船长。他们穿越了南美洲大草原，走遍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环绕了地球一周。一路上，他们克服了千难万险，以无比英勇顽强的精神，终于在太平洋上的一个荒岛找到了格兰特船长。小说同时谴责了贫困、失业和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丑恶现象，对殖民主义进行了抨击和控诉，对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这部小说值得大家拨冗一读，它不仅可以激发人们的斗志，培养勇于克服困难的意志，还可以丰富读者们的科学知识。

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譬如，对土著人的描写总带有一种轻蔑和歧视的态度，而且还对新西兰土著部落人吃人的现象有所渲染。这是作者受其时代的限制所产生的结果，读者们在阅读时应加以注意。

陈筱卿

目 录

上 卷

- 第一章 双髻鲨 / 2
- 第二章 三封信件 / 8
- 第三章 玛考姆府 / 16
- 第四章 格里那凡夫人的建议 / 22
- 第五章 邓肯号起航 / 28
- 第六章 六号舱房的乘客 / 34
- 第七章 巴加内尔的来龙去脉 / 41
- 第八章 邓肯号上添了一位侠肝义胆的人 / 47
- 第九章 麦哲伦海峡 / 54
- 第十章 南纬 37° 线 / 64
- 第十一章 横穿智利 / 72
- 第十二章 凌空一万二千尺 / 79
- 第十三章 从高低岩下来 / 86
- 第十四章 天助的一枪 / 95
- 第十五章 巴加内尔的西班牙语 / 101
- 第十六章 科罗拉多河 / 107
- 第十七章 南美大草原 / 116
- 第十八章 寻找水源 / 125
- 第十九章 红狼 / 133
- 第二十章 阿根廷平原 / 142
- 第二十一章 独立堡 / 149

- 第二十二章 洪水 / 156
第二十三章 像鸟儿一样栖息在大树上 / 164
第二十四章 依然栖息在树上 / 172
第二十五章 水火无情 / 179
第二十六章 大西洋 / 184

中 卷

- 第一章 返回邓肯号 / 192
第二章 云中山峰 / 200
第三章 阿姆斯特丹岛 / 204
第四章 巴加内尔与少校打赌 / 210
第五章 印度洋的怒涛 / 219
第六章 百努依角 / 226
第七章 一位神秘水手 / 232
第八章 到内陆去 / 239
第九章 维多利亚省 / 244
第十章 维迈拉河 / 250
第十一章 柏克与斯图亚特 / 255
第十二章 墨桑线 / 262
第十三章 地理课的一等奖 / 268
第十四章 亚历山大山中的金矿 / 276
第十五章 《澳大利亚暨新西兰报》消息 / 283
第十六章 一群“怪猴” / 289
第十七章 百万富翁畜牧主 / 296
第十八章 澳洲的阿尔卑斯山 / 303
第十九章 急剧变化 / 311
第二十章 ALAND-ZEALAND / 319
第二十一章 心急如焚的四天 / 327
第二十二章 艾登城 / 334

下 卷

- 第一章 麦加利号 / 342
- 第二章 新西兰的历史 / 349
- 第三章 新西兰岛上的大屠杀 / 354
- 第四章 暗礁 / 360
- 第五章 临时水手 / 366
- 第六章 吃人的习俗 / 371
- 第七章 一行人到了本该避开的地方 / 375
- 第八章 所在之处的现状 / 380
- 第九章 往北三十英里 / 387
- 第十章 民族之江 / 393
- 第十一章 道波湖 / 400
- 第十二章 酋长的葬礼 / 408
- 第十三章 最后关头 / 414
- 第十四章 禁山 / 421
- 第十五章 锦囊妙计 / 429
- 第十六章 腹背受敌 / 434
- 第十七章 邓肯号缘何出现 / 440
- 第十八章 审问 / 447
- 第十九章 谈判 / 452
- 第二十章 黑夜中的呼唤 / 460
- 第二十一章 塔波岛 / 468
- 第二十二章 巴加内尔最后又闹了个笑话 / 477

上 卷

第一章 双髻鲨

1864年7月6日，东北风呼啸，一艘豪华游轮开足马力，在北海峡^①全速航行着。尾樯上悬挂着的英国国旗在迎风招展；主桅杆上悬挂着一面小蓝旗，用金线绣着两个鲜艳夺目的字母：E. G.^②。字母上方还有公爵的徽记。该游轮名叫“邓肯号”，船主爱德华·格里那凡爵士不仅是英国贵族院苏格兰十二位元老中的一位，而且还是享誉英伦三岛的大英皇家泰晤士河游轮协会的最有名的一名会员。

此刻，格里那凡爵士及其年轻的夫人海伦以及爵士的一位表兄弟麦克那布斯少校都在邓肯号上。

邓肯号刚刚造好下水，在做它的处女航。它已驶到了克莱德湾^③外几海里处，正要返回格拉斯哥^④。当船驶近阿兰岛附近海面时，瞭望台上的水手突然报告，说是有一条大鱼正尾随于船后的水波之中。船长约翰·孟格尔立刻派人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格里那凡爵士。后者便带着麦克那布斯少校一起来到艉楼，询问船长那是一条什么鱼。

“阁下，”约翰·孟格尔回答道，“我想那是一条巨大的鲨鱼。”

“这片海域也有鲨鱼？”格里那凡爵士惊呼道。

“肯定有，”船长又说，“这是一种属于天秤鱼^⑤的鲨鱼，它出没于任何温度的海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那就是一条天秤鱼！如果阁下

① 系指爱尔兰与苏格兰之间的海峡。

② E. G. 系船主 Edward Glenavy (爱德华·格里那凡) 的姓名缩写字母。

③ 位于苏格兰以西。

④ 位于克莱德海湾。

⑤ 天秤鱼系英国水手对这种鲨鱼的称谓，因为它的头像天秤，确切地说，像是双头铁锤，在法国被称之为“锤头鲨”，学名为“双髻鲨”。——作者注

恩准的话，如果尊夫人也想观赏一番奇特的捕鱼方法的话，我们立刻就能得知它是何物了。”

“您意下如何，麦克那布斯？”格里那凡爵士问少校，“不妨试一试？”

“您愿意的话，我也赞成。”少校平静地回答道。

“另外，”约翰·孟格尔又说道，“这种可怕的鲨鱼数量极多，捕杀不尽，我们正好遇上这个机会，既可除去一害，又可观赏到动人的一幕。何乐而不为呀？”

“那好吧，就捕捉它吧。”格里那凡爵士回答道。

爵士随即派人前去通知夫人。海伦夫人对此也颇感兴趣，便兴冲冲地来到了艉楼上准备观赏这动人的一幕。

海上风平浪静，海水清澈，大家清楚地看到那条大鲨鱼在海里蹿上蹿下地迅速游动着。只见它忽而潜入水下，忽而又跃出水面，动作矫健，勇猛无比。约翰·孟格尔船长逐一地下达命令。水手们按照船长的命令，把一条粗粗的绳子从右舷抛入水中，绳头上有一只大钩子，钩子上穿着一大块腊肉。那鲨鱼虽远在五十码^①以外，却立即闻到了腊肉那诱人的香味，只见它如离弦之箭一般地冲了过来。霎时间，它便游到游轮附近。只见它那灰黑的双鳍在猛烈地击打着海水，尾鳍则在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径直地冲那块腊肉而去。它那两只突出的大眼睛，闪出贪婪的光芒。当它翻转身子时，只见它那张大嘴大张开来，四排大白牙显现在人们眼前。它的脑袋又宽又大，如同一把安在长柄上的双头铁锤。约翰·孟格尔船长没有看错，它果然就是鲨鱼中最贪馋的那种，英国人称它为“天秤鱼”，而法国普罗旺斯^②地区的人则称它为“犹太鱼”。

邓肯号上的乘客和水手们全都紧紧地盯着那条大鲨鱼，只见它一下子便冲到钩子旁，突然一个打挺，身子一滚，吞下鱼钩，腊肉落入口中，粗绳被拉直，鲨鱼被钩住了。水手们赶忙转动帆架末端的辘轳，

① 码：长度单位，1码= 0.9144 米。

② 位于法国南部地中海地区。

把那庞然大物吊了上来。鲨鱼发现自己已脱离水面，便更加奋力地挣扎开来，蹦跳不止。水手们见状，立刻又用另一根粗绳，打成一个活结儿，套住它的尾部，使之动弹不得。随即，鲨鱼被吊上船来，抛在甲板上。一个水手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猛地一斧头下去，砍断了它的尾巴。

捕捉巨鲨的一幕宣告结束，那庞然大物失去了威风，没什么可怕的了，水手们报仇雪恨的心情得以平复，但是，他们的好奇心却尚未得到满足。按照惯例，捕捉到鲨鱼之后，必须给它开膛破肚，在它的肚子里寻觅一番，因为鲨鱼什么都吃，水手们希望能够从其肚腹之中寻找到一点意外之物，再说，他们的这种希望并非次次落空的。

格里那凡夫人不愿意观赏这种恶心的“搜索寻觅”，便独自回到自己的舱房中去了。鲨鱼仍躺在甲板上喘息着；它身长约有十英尺^①，体重有六百多磅，这在鲨鱼中并不算太长太重，但是，天秤鱼仍旧可以归之于鲨鱼中最凶猛的一种。

水手们立刻三下五除二地便把这条鲨鱼给开了膛。鱼钩倒是被吞进了肚里，却不见它肚里有什么东西，足见这只庞然大物已经许久未曾进食了。水手们大失所望，正要将其残骸抛入海中，水手长却突然发现它的肚腹中有一个粗糙的东西。

“嘿！那是什么？”水手长叫喊道。

“那个吗？那是块石头，”一个水手回答道，“它吞下石头好保持身体平衡。”

“瞎说！”另一个水手说道，“那是一枚连环弹^②打进这混蛋的肚子里，它还没来得及消化哩。”

“你们都在胡猜什么呀，”大副汤姆·奥斯丁反驳道，“你们难道没有发现，这家伙是个醉鬼，它喝光了酒不算，还把酒瓶子也给吞进肚里去了。”

① 英尺为英美制长度单位，1 英尺 = 0.3048 公里。书中以后出现的英寻（1 英寻 = 1.8288 米）、英里（1 英里 = 1.6093 公里）、海里（1 海里 = 1.8532 公里），以及重量单位磅（等于零点四五三六公斤）就不再另作解释了。

② 旧时的一种炮弹，用铁链连着，双双打出，以击断敌船桅杆。

“什么！”格里那凡爵士惊呼道，“鲨鱼肚子里有只瓶子？”

“货真价实的一只瓶子，”大副回答道，“不过，这只瓶子显然不是从酒窖里取出来的。”

“那好，奥斯丁，”格里那凡爵士说道，“您把瓶子拿出来，要小心点儿，海上找到的瓶子里往往都装有重要的信件。”

“您还真的相信呀？”麦克那布斯少校说道。

“至少我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

“咳！我不同您抬杠了，”少校回答道，“也许瓶子里有什么秘密。”

“这我们很快就能知晓。”格里那凡爵士说完又连忙问道，“怎么样，奥斯丁？”

“喏，瞧。”大副举着他没少费周折刚从鲨鱼肚子里取出来的那件没模没样的东西说。

“好，”格里那凡爵士说道，“让人把它洗洗干净，送到艉楼来。”

奥斯丁遵命照办，把那东西洗干净，送到方形厅，放到桌子上。格里那凡爵士、麦克那布斯少校、约翰·孟格尔船长，围桌而坐。一般而言，女人比男人更好奇，所以海伦夫人也围了上来。

在海上，一点点小事也会被看作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的。大家寂然无声地待了一会儿，都在以目探视，心想这玩意儿里面究竟装的是个什么东西呀？是遇难船只的求救信？还是一个航海者寂寞难耐，胡乱写的一封无关紧要的信？

格里那凡爵士立刻动手检查瓶子，想弄个水落石出。他就像是一位在寻找重要案件线索的英国检察官似的，认真仔细，专心致志地在检查着。格里那凡爵士这不是在故弄玄虚，他这么仔细小心是对的，因为表面上看去并不重要的东西，往往会藏有破案的重大线索。

格里那凡爵士先从瓶子的外部检查起。这是一只细颈瓶，瓶口玻璃很厚，上面还缠着铁丝，只是铁丝已经生锈了。瓶壁也很厚，能承受好几个大气压力，一看就知道那是法国香槟省^①生产的，阿依^②或埃

① 位于法国东北部，系著名的香槟酒产地。

② 香槟省内的地名。

佩尔奈^①的酒商常爱拿这种酒瓶敲击椅衬档，椅衬档被敲断了，可酒瓶却仍然完好无损。现在的这只瓶子在海上不知漂了多久了，不知被撞击了多少次，却仍旧没有破裂，可见其结实程度有多么惊人。

“这是克里格酒厂的酒瓶。”少校脱口而出。

少校是这方面的行家，他的判断没有人会怀疑。

“亲爱的少校，”海伦夫人答道，“如果不知它从何处而来，光知道它的出处，看来并不重要。”

“很快就会弄清楚的，我亲爱的海伦，”格里那凡爵士回答道，“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它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漂过来的。您看，瓶子外面这层固化物质，它已经接近于矿石了，那是因为长期在海里泡着，受到腐蚀的缘故。它在被鲨鱼吞进肚子里之前，就已经在海里漂流了很长的时间。”

“我完全同意您的分析，”少校接嘴说，“瓶子外面结了厚厚的杂质，就表明它已经漂流了很久。”

“它究竟是从哪儿漂来的呀？”海伦夫人急切地问道。

“您先别着急，我亲爱的海伦，先得等一等，研究这瓶子得有耐心。除非我判断错了，否则这个瓶子很快就会给我们解开谜团的。”

格里那凡爵士一边这么说着，一边便开始刮擦封在瓶口的那层坚硬的物质。没多一会儿，瓶塞便露了出来，不过，已经被海水侵蚀得不成模样了。

“真可惜，”格里那凡爵士说，“即使瓶子里藏着信函，字迹也一定模糊难辨了。”

“很有可能。”少校附和道。

“不过，我倒也认为，”格里那凡爵士又说，“如果瓶口塞得不紧，瓶子扔进海里会立即沉底的，幸好鲨鱼把它吞进肚子里去，带到了邓肯号上来。”

“这是肯定的，”约翰·孟格尔船长应声道，“不过，要是我们在它漂在大海上时将它捞上来的话，就能确定其经纬度，可以研究一下气

① 香槟省内的地名。

流和海流的方向，判断出瓶子在海上漂流的路线来了。可是，我们是从鲨鱼肚子里把它取出来的，这就无法推断其漂流路线了。”

“我们先看看再说吧。”格里那凡爵士回答道。

这时候，他便小心谨慎地动手拔出瓶塞，一股海腥味立刻在艉楼里弥漫开来。

“是什么东西？”海伦夫人以她那女性惯有的急切心情迫不及待地问道。

“没错！”格里那凡爵士说道，“我没有猜错！是信件！”

“信件！信件！”海伦夫人惊呼道。

“可是，”格里那凡爵士说，“因为纸受潮，全都粘在瓶塞上了，没法取出来。”

“那就把瓶子砸碎。”麦克那布斯少校提议说。

“我倒是希望让瓶子保持原样，完好无损。”格里那凡爵士说。

“我赞成这个意见。”少校随即转变了态度。

“当然，不砸碎瓶子更好，”海伦夫人说，“不过，瓶子里面的信要比瓶子本身更加重要，因此，应该退而求其次。”

“阁下只需将瓶颈敲掉，里面的东西就可以完完整整地取出来了。”约翰·孟格尔提议道。

“说得对！就这么办，我亲爱的爱德华。”海伦夫人大声说道。

其实，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了。所以，尽管格里那凡爵士很不乐意，也只好把那只宝贵的瓶子的瓶颈敲掉。还必须用榔头来敲，因为瓶子上的那层杂质已经坚硬得如同花岗岩一般了。不一会儿，瓶颈被敲碎，散落在桌子上，大家立刻看到有几张粘在了一起的纸。格里那凡爵士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从瓶中抽出来，一张一张地揭开，摊放在桌子上。海伦夫人、少校和船长围在了他的身旁。

第二章 三封信件

这几张纸经海水侵蚀，字迹模糊，只能辨清一些单个的字词，连不成句，拼不成行。格里那凡爵士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几分钟，颠过来倒过去地看，对着阳光看，每个字母的一笔一画都仔仔细细地研究一遍，然后，他才抬起头来对目光焦急地看着他的朋友们说道：

“这是三封不同的信件，很可能是一封信的三张信纸，是用三种不同的文字写的：一封是英文，一封是法文，一封是德文。从没被蚀掉的那些字迹来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不过，剩下的那些词至少总反映点意思吧？”海伦夫人急切地问。

“这我难以说清，我亲爱的海伦，信上的词太不完整了。”

“这三封信上所留下的词也许可以互为补充吧？”少校说道。

“应该是的，”约翰·孟格尔说道，“海水不可能把三封信上的同一行的同一个词给侵蚀掉的。我们可以把那些断句残词相互拼凑在一起，总可以看懂个大概的。”

“好的，就这么干，”格里那凡爵士说，“我先来看看英文的。”

英文信件上的断句残词是这样的：

62	Bri	gow
sink		stra
aland		
skipp	Gr	
that monit		of long
and		ssistance
lost		

“这些词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少校颇为失望地说。

“不管怎么说,”船长回答道,“这总还是地地道道的英文嘛。”

“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格里那凡爵士说,“sink(沉没),aland(登陆),that(这),and(以及),lost(死亡)等这些词还都是很完整的。而skipp,显然是skipper(船长);至于Gr,大概是一位名叫Gr(格……)什么的人名,也许是遇难船只的船长的名字。”

“另外,”约翰·孟格尔说,“monit和ssistance的意思也很明显:monit应该是monition(文件),而ssistance应该是assistance(救助)。”

“嗯!这么一看,就有点意思了。”海伦夫人说。

“可惜的是,”少校说道,“缺少整行整行的词。是什么船?在哪儿出的事?这我们就搞不清楚了。”

“我们会弄清楚的。”格里那凡爵士颇为自信地说。

“这是当然的,”总是附和大家意见的少校应答道,“可是,怎么弄清楚呢?”

“把三封信相互补充着来看就行了。”格里那凡说。

“对,就这么办!”海伦夫人大声赞同道。

第二封信比第一封信侵蚀得更加厉害,只剩下如下的几个孤立的词:

7	Juni	Glas
	zwei	atrosen
	graus	
	bringt	ihnen

“这是德文。”约翰·孟格尔一看便说。

“您懂德文吗,约翰?”格里那凡爵士问道。

“懂点,爵士。”

“那好,您告诉我们一下,这几个词是什么意思。”

约翰船长仔细地看了看那张信纸,说道:

“首先,出事的时间确定了,7 Juni,也就是6月7日,与英文信